

嵌入性协同与内生发展：高职产业学院赋能乡村振兴的微观机制研究

苏云梅

玉溪职业技术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DOI: 10.61369/SDME.2026010022

摘 要：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深化产教融合的背景下，本研究聚焦高职产业学院育人实践中协同育人悬浮、教学过程脱域等“中梗阻”问题，旨在揭示其实现可持续乡土赋能的内生机制。采用质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玉溪职业技术学院与京东集团的共建实践。研究发现，有效育人依托四个耦合环节：价值共识与契约耦合多元动力、实体化治理夯实组织运行、真实乡土项目重构教学过程、能力增值与乡村贡献导向革新评价，共同推动从“外部嵌入”向“内生发展”转化。由此构建“嵌入性协同—内生发展”分析框架，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微观机制解释与实践路径参考。

关 键 词：乡村振兴；高职教育；产业学院；嵌入性协同；内生发展；微观机制；案例研究

Embedded Synerg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 Micro-level Mechanism Study on How Vocational College Industry Academies Empower Rural Revitalization

Su Yunmei

Yu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Yuxi, Yunnan 6531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such "middle-blockage" problems i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practice of higher vocational industry colleges as suspende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disembedded teaching process, aiming to reveal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rural empowerment. Adopting a qualitative single-case study method,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joint construction practice between Yu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nd JD.com. The study finds that effective talent cultivation relies on four coupling links: the coupling of value consensus and contracts for diversified driving forces, substantiated governance to consolidat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real rural projects to reconstruct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evaluation innovation oriented by capability appreciation and rural contribution, 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ternal embedding" to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mbedded Collaboration -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 providing a micro-mechanism explan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referenc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ial college; embedded collaboration;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icro-mechanism; case study

引言

从宏观响应到微观深耕——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育人的范式挑战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根基在业。高等职业教育因其与区域产业的紧密关联，被视为培育乡土技术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然而，一个显著悖论长期存在：一方面，政策持续推动资源向乡村倾斜；另一方面，高职毕业生面临“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的困境，乡村产业“人才荒”依旧。这一悖论揭示出关键症结：宏观战略在转化为具体实践时，遭遇了微观机制缺失或失灵的深层阻滞。

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在应对高度异质化、多元化的乡村产业生态时，常陷入短期实习、零星培训或脱离真实情境的“仿真实训”窠臼。此类“脱域化”的培养模式难以孕育乡村振兴所需的复合型“新农人”。产业学院的设立旨在构建深度绑定的育人共同体，但现实中常陷入“挂牌热闹、运行艰难”的窘境，根源在于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精细化机制设计与迭代。

因此，本研究核心关切：高职产业学院需要构建何种微观实践机制，以确保协同育人真正扎根乡土、激活内生？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采用质性案例法，聚焦玉溪职业技术学院京东产业学院。该案例深度嵌套于地方职教改革与产教融合布局中，具有典型性^[1]。研究旨在剖析其内部运作逻辑、利益协调过程及资源转化机理，提炼可借鉴的微观实践框架。

一、理论框架：嵌入性协同与内生发展的分析视角

为解析产业学院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本质，本研究引入“嵌入性”与“内生发展”概念，构建核心分析框架。

“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行为深植于社会关系网络。本研究将“嵌入性协同”界定为：产业学院作为外部力量，通过结构嵌入（融入地方政、产、学、社）、关系嵌入（建立信任互惠的长期关系）和认知嵌入（理解尊重地方知识、文化习俗与发展愿景），与乡土社会建立深度有机联结。此为协同育人“落地”的社会基础。

“内生发展”理论强调动力应源于区域内部，注重本地资源、知识与主体能力的建设。在本研究中，指通过产业学院育人活动，激发乡村社区内在的人力资本、产业创新与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二者的理论关联在于：“嵌入性协同”是手段与过程，“内生发展”是目标与结果。产业学院只有通过深度的嵌入性协同，才能精准触达乡土社会的真实需求与脉络，这一过程本身就在培育本地人才、激活产业，催化内生动力。本研究旨在揭示从“嵌入”到“内生”的微观转化机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单案例研究，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解剖，揭示微观机制的复杂性及动态性。

案例选择：选择玉溪职业技术学院京东产业学院，依据其典型性、示范性及信息可及性。

数据收集（2023–2025年）：为达成三角验证，数据来源包括：1) 半结构化访谈24人（校方、教师、企业人员、政府官员、合作社负责人及学生）；2) 参与式观察超80小时（理事会会议、课程研讨、实训活动等）；3) 文档分析30余份（合作协议、政策文件、课程教材、内部纪要等）。

数据分析：对资料进行三轮编码：开放式编码提炼概念；轴心式编码归类范畴；选择式编码形成“内生动力耦合”等四个核心范畴（微观机制），并梳理其相互关系。

三、现实之困：高职产业学院协同育人的微观层梗阻

产业学院在对接乡村振兴时，微观运行常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

其一，动力机制的“悬浮化”与“短期化”。这常表现为“校热企（社）冷”。学校的动力多源于行政考核与项目驱动，而乡村企业、合作社的参与常基于短期人力或技术需求，合作随项目结束而衰减^[2]。更深层的问题是乡村多元动态需求缺乏制度化表达渠道，导致供需存在“温差”。

其二，教学过程的“脱域化”与“两张皮”。这是核心痛点。学校课程内容常带有城市工业文明烙印，与乡村自然节律、社会网络、产业生态脱节。例如，电商课程只教平台规则，不涉本地农产品品控与品牌叙事；实训在模拟直播间进行，学生未走进田间，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生，技能是标准的，但对乡村的情感是疏离的，解决乡村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匮乏的。企业导师与学校教师教学各自为政，理论与实践难以融合。

其三，组织运行的“虚体化”与“依附性”。许多产业学院缺乏实体地位，实为学校二级学院的“牌子”，管理依附校行政体系。理事会流于形式，政校企权责利模糊，尤其在知识产权、收益分享等关键问题上界定不清，导致响应需求迟缓，本质仍是“项目办”而非“办学体”^[3]。

其四，资源流动的“单向化”与“碎片化”。合作易沦为资源单向输送（学校索要岗位，企业提供设备）。更重要的是，乡村本土特色资源未被系统地识别、转化并纳入人才培养闭环。资源链接是偶发碎片化，未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人才反哺乡土”的生态循环。

表1：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产业学院微观实践的主要困境与表现

困境维度	具体微观表现	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实质影响
动力机制	目标离散；乡村需求表达缺位；合作短期化。	协同共同体脆弱，方向脱节，可持续性差。
教学过程	课程内容脱离乡村真实场景；教学“去乡土化”。	学生乡土认同弱，解决复杂问题的实战能力匮乏。
组织运行	治理结构虚设；权责利模糊，决策效率低。	响应需求敏捷性不足，合作易陷入僵局。
资源流动	资源单向消耗；本土资源未“教育化”开发。	产业学院成资源的“抽取器”而非“赋能器”，难以建立共生关系。

四、微观实践机制的构建：一个系统性框架

针对上述困境，有效机制必须推动从“简单叠加”到“有机融合”、从“单向输血”到“价值共创”的根本转变。本研究提出四个相互耦合的核心子机制，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性框架。

（一）内生动力耦合机制：从“利益共存”到“价值共生”

核心在于整合各方分散诉求为统一行动意志。

需求锚定与对话制度化：玉溪案例中，建立了由市人社局、商务局牵头，校企社参与的季度联席会，定期对接“乡村需求清单”与“学院能力清单”^[4]。

价值共识的主动塑造：通过共编乡土教材、共讲乡村创业故事，塑造“服务乡土，成就彼此”的共同体文化。

利益捆绑的契约化设计：合作伊始签订详细协议，明确各方

投入、产权与收益分配，实现红利共享。

（二）实体化治理与运行机制：打造“权责对等”的办学共同体
推动产业学院向实质办学实体转型^[5]。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政、校、企、社代表构成，享有专业设置、资金使用等实质决策权。

专业化“混编”运营团队：由教育专家、企业经理、技术能手组成专职团队，确保执行高效。

网络化在地服务节点：在县域乡村设立“驻点工作站”与“田间课堂”，形成扎根一线的服务网络。

（三）教学过程乡土化重构机制：践行“在做中学，为乡而学”
这是机制的核心与灵魂，旨在彻底打破“脱域化”教学。

课程内容动态生成于真实项目：核心课程《全媒体电商运营》、《跨境电商实战》等课程内容直接源自京东“618”大促、玉溪柑橘、鲜花、蓝莓等直播助农真实任务。成为随季节和市场调整的“活页”资源^[6]。

教学场景深度沉浸于乡村现场：推行“教室+直播间+田间”多场景教学。将核心实践环节设在合作社、加工车间、种植基地。

师资“双师共导”与身份互认：教师企业顶岗，企业骨干驻校授课，共编教材、共评项目，实现知识深度融合。

（四）多元增值化评价与反馈机制：建立“面向成效”的质量闭环

建立以能力增值和乡村贡献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7]。

学生评价从分数到“能力档案袋”：记录学生在真实项目中的贡献、创新及农户反馈等过程性数据。

学院评价从产出到“影响力评估”：评价涵盖就业质量、助农销售额、社会培训人次等多维指标。

数据驱动持续改进：收集、分析人才培养与乡村发展的关联数据，定期生成效能报告，形成“评价-反馈-改进”闭环。

五、案例实证：玉溪职业技术学院京东产业学院的微观机制运作

玉溪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是在市域职教改革与产教融合系统布局下的嵌套式机制构建。

（一）宏观与中观基础：系统嵌套中的精准定位

玉溪市“提级管理”改革促进资源下沉，为产业学院延伸铺

设县乡村通道。“145”工作格局（一个联合体、四个共同体、五个产业学院）使京东产业学院能横向联动资源，形成协同生态。

（二）微观机制运作的实证

动力耦合的体现：针对“华宁陶”“玉溪青花”等线上销售难，商务局、京东、学校、合作社四方责任清晰，协同行动^[8]。

实体化治理的体现：独立财务章程规定资金共管，支出需三方会签，保障资源独立配置权。

教学乡土化的体现：学生作业为真实农产品的直播方案与数据复盘报告，课堂即直播间与大棚。

评价增值化的体现：优秀学生可获得销售分成与京东“就业直通卡”。

嵌套逻辑在于：宏观“提级管理”解决资源下行通道，中观“平台集群”构建协同生态，微观“四维机制”确保育人有效性。三层环环相扣，确保了育人实践穿透壁垒，直抵乡村现场。

本研究的四维机制与既有理论对话：拓展了“产教融合”内涵，强调教育组织嵌入地方社会网络的过程；将职业教育定位为激发内生发展的关键干预手段，为乡村发展理论提供了教育学视角。

研究的局限与未来方向。作为单案例研究，外部效度需更多元案例检验^[9]。未来可关注：1) 不同区域类型下机制的适配性与变异；2) 数字技术（如 AI、元宇宙）如何重塑“教学乡土化”的形态与边界。

六、结论与展望

高职产业学院建设的终极检验在于其微观机制能否培育出热爱乡土、赋能乡业的人才。玉溪案例表明，成功关键在于构建并运行动力耦合、实体治理、乡土教学、增值评价的微观生态系统，以推动从“外部嵌入”到“内生发展”的转化^[10]。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须完成从“项目帮扶”到“机制共生”的思维转变。

展望未来，未来可沿两大方向深化：一是融合数字智能，利用大数据与虚拟仿真技术，打造“智慧乡土”实训场景，提升培养精准性；二是拓展全球乡土视野，培养既扎根本土又连接国际的“全球乡土人才”，助力乡土产品与文化走向世界。

归根结底，高职产业学院的最高价值在于成为连接青年成长与乡土复兴的“桥”与“犁”。通过精细的机制设计，让教育扎根乡村、人才生长于乡土，实现“育一人、兴一业、带一村”的共赢图景。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Z]. 2019.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Z]. 2021.
- [3] 玉溪市人社局. 玉溪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专项扶持政策 [Z]. 2024.
- [4] 朱成晨.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共生逻辑：结构与形态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0(7): 58-68.
- [5] 徐国庆. 乡村振兴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策略 [J]. 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3): 46-52.
- [6] 姜大源.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本质与路径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5): 5-11.
- [7] 肖润花. 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机制、方式与路径研究 [J]. 极目，2023(1): 64-69.
- [8] 杜然. 乡村振兴视角下多元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结构研究 [D]. 云南大学，2021.
- [9] 余腾达，刘江婵. 民族地区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微观实证——贵州平寨村发展模式考察 [J]. 亚太论坛，2025，07(01).
- [10] 牛坤玉，钟钰，普葵喆.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前瞻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15.